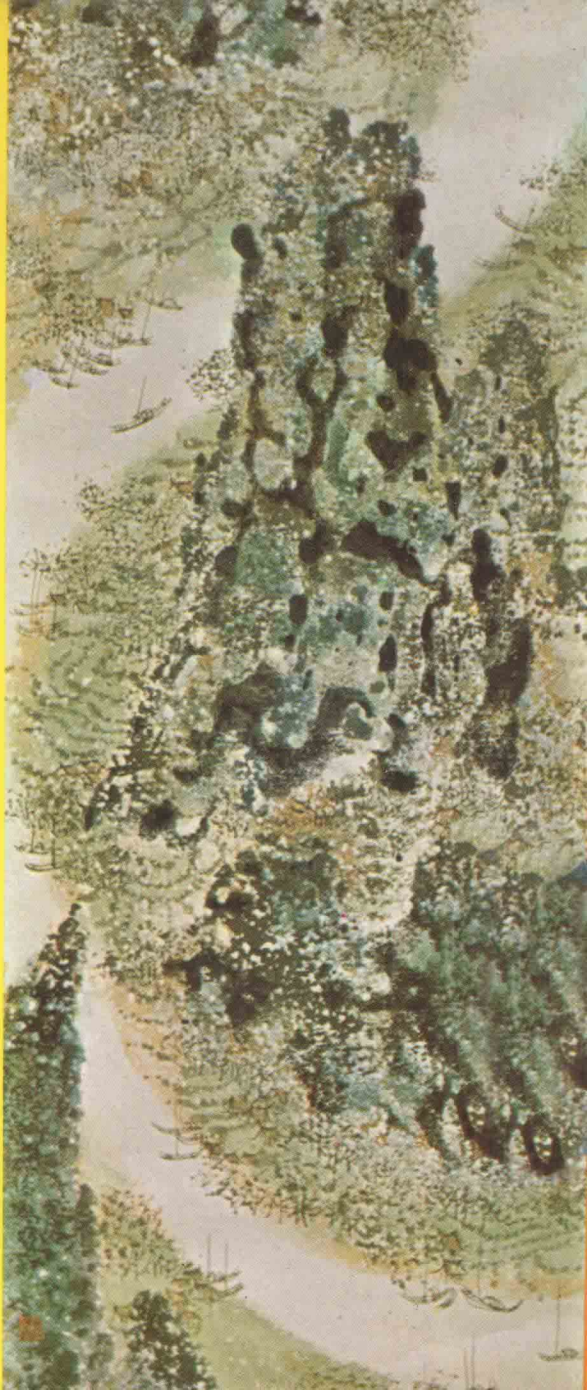


懺情書

鹿橋



懺情書

鹿樵

懺情書

遠景文學叢書 A④③

著者	鹿橋
發行人	沈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 郵撥：0 7 6 5 2 5 5—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號 電話：7 1 1—7 8 7 1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9號 電話：7 5 2—4 6 0 8
香港總代理	田園書屋 九龍西洋菜街56號二樓
印刷所	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
裝訂	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峰街77巷7號之1
定價	新台幣100元 港幣25元
初版	中華民國64年9月
十一版	中華民國76年9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也有著作權

著作權執照號碼：台內著字第8654號

• 前言 •

前
言

懺情書不是供獻給大多數的讀者看的。這裏沒有伍寶笙，祇有我向她的化身，殊青絮絮不停地說話。這裏也沒有小花豹，却跳出一條蒼狼，一口把我另外一個筆名：鹿樵，咬死了。自這一個觀點來說，出版這本小書的心情與出版未央歌或人子時的心情完全不同：通過那兩本書，我希望能夠與許多讀者接觸；印行懺情書祇是爲了與少數喜歡文藝的年青朋友談起話來方便。這裏面所收的文字多半是我十九到二十歲那年寫的。最晚的兩

篇成於大學畢業之後，放在這裏好襯托出來其餘各篇中那種成年以前的心境與情操。那種又倔強、又執拗的情操，把人生經驗擒捉過來，交付給至真無私的感情來審判、發落！

因此，懺情書是爲了給今日那個年紀的年青人交換寫作經驗才印的；所以是一本爲了少數，又特殊的讀者而出版的書。話雖然是如此說，我可是一點也沒有甚麼教人怎麼寫作的意思。我自己從來不相信寫作可以教，也從來不愛看談論寫作的文章，當然不會作這種事。年青的朋友問起寫作的經驗，我總是說：寫作沒有一定的法則，各人有各人合適的方式。不過作準備的時候，除了勤讀好書之外，要勤思、勤寫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寫作不在談，在寫。這裏所整理出來的文字，就是我當年所想的，跟所寫的。

懺情書的材料採自兩本稿本：藍紋同黑皮書。三。兩個名字都是順手

• 言前 •

拈來的。藍紋就是用藍墨水寫的文字，黑皮書是因為這種筆記本子的書皮是黑顏色的。藍紋裏收了些半生不熟的文稿，除了「掘壕者之歌」一篇在一個似乎叫做「抗戰文藝」的雜誌上發表過之外，其餘的在寫時都沒有發表的意思。黑皮書有許多多本，是我記雜感的日記，平時都是慎密收藏難得給好朋友看一頁半頁，更不用談發表了。兩個本子事實上都是一樣的黑書皮，藍墨水字沒有分別，祇是與從前毛筆，或綠墨水、紫墨水的稿子有分別而已。這些順手給稿本起的名字，也就是那麼一回事罷了。

未央歌、人子好像是上了桌子的菜，這裏的文字還都是廚房裏剛動手，或是尚未盛出來的喫食。拈來偷嚐嚐，也不致喫壞肚子，可是別嫌味道不對口。發表的作品好比一盤紅燒魚；藍紋就是那去了鱗，填了薄薑片，浸了料酒的鯉魚，或是黃花魚。黑皮書就是那剛自菜市場上選來的河魚或

海魚。至於那象徵真經歷、真人生的活魚呢？它始終未曾離開時間的洪流，一直在宇宙的汪洋裏，同一切經驗一樣與宇宙永在。用甚麼釣鉤，或是漁網；文字、音樂，或是舞蹈，都捕捉不了的。

我的生活，你的生活，全人類的生活，所有的生物、礦物的存在，都同在一起。你不甘心，你生氣，都沒有用，還是分他們不開！

說到這裏就容易了。懺情書就是我準備後來寫作的一個練習簿，也可以說是未央歌同人子的一個素描小冊子。其實後來動筆寫未央歌的時候，心上也祇是試一試寫一個長篇。再進一步說，直到今天，我每次提筆仍是一片試驗的情緒：總是高高興興地，覺得好玩兒才寫，沒覺得有太大的關係。別人批評了，我常常覺得他十分有理。寫得不好，下次再試。

有人告訴我，他喜歡看呢，我也就喜歡起來，就想多找些出來或是再多寫一點給他看。不過若是督促我多寫或是快寫，我就怕寫得潦草，就憂

鬱起來，就連思路也乾枯了。

平時我心境好時，寫起來成篇下去，很少修改，寫得飛快。

那麼當年我所想的跟所寫的都是甚麼呢？我所想的跟我的經歷同所讀的書有很密切的關係。那時，同今日，我一直覺得甚麼經驗都有他可寶貴的一面，不論適意與否；無論甚麼學識，尤其是自然科學，都有應該知道的成份，都比專攻文學能助思想。藍紋中所寫的是挑選過的，所要試燒的一盤菜不是大雜燴，是紅燒魚。是鯉魚、不是黃花魚；是河魚、不是海魚。黑皮書的範圍廣些，考慮的問題多些，藍紋談的是情。

我自小很重情感，上了學了又發現家庭之外的友情。跟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，我們不能明白爲甚麼，男孩子同男孩子之間就是友誼，同女孩子之間就是戀愛。若是不肯接受這個，那就不能有來往。

在那個年歲，戀愛實在有些準備不足，結婚更談不到。可不是但是同學們的父母、家人、保護人把這樣的男女同學關係看成天經地義，就是一班同學們自己也接受這種看法。大家整個分析自己的情感，開得兩個人初一見面，便如火車的掛鉤一樣，若不是沒有攏好，撞了個火花迸裂也掛不上；就是一撞就鉤上，分也分不開，無論性情，興趣合適不合適，祇要一個是男的，一個是女的，就鉤在一起，天南地北，走他一生。

很多，很多人就這樣也過得很好。（也許還是不及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妥當。）不過也有很多實在是一同受罪，沒有怨言的。若是有怨言，或是抗議了，所得的幾乎祇有批評，沒有同情。

我那時覺得友情美極了，戀愛想必是更美。但是在不能確知之前不願冒冒然走進去。戀愛兩個字好像帶着極高的電壓，把附近的大氣都電化了

！我知道我還受不起那麼大的電能，不敢去引它，可是偶爾有對象可以在說話或寫信、寫文章時用上這兩個字，那觸覺就簡直是神聖的，是天堂的！這種力量叫我一直對我的女朋友們十分敬重，她們也都重視我。我深信我們的關係有這麼美好，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好朋友，從她們的愛護裏，我快樂地長大。我也愛護她們。

可是那時一般的情形却不是如此。越是貪慕一個人，越在談話中要挑剔那個人的短處，更不用說吐露自己的真情了。其實多一半的時候自己也鬧不清自己的真情是甚麼。寧可在同性的同學中亂講亂鬧，見了自己想見的人，就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
所以那時候我們男女同學間的空氣實在有些緊張。有勇氣的，或是無知的，或祇是高高興興地去接觸，來往的，常常要令人不敢正視，或是受到批評。至於敢公開的說他們是朋友，不但不準備結婚，而且有別的朋友

，那就真的要被人認為「不好」了。因為那時「做做朋友」就是「快訂婚了」的意思。而訂婚、結婚則是好的。這些都是我到今天都不願意多談的話；也許已經說得太多，也許說得不公平。總之，既不願說，必不能說得得體。

我願意想，願意說，願意寫的是那時的愛慕的心境，那對美好事物的驚羨，那些令我屏息感嘆的情景，容貌。那忘不了的用情的深思，體貼的細微，都是那麼好，那麼無私的！

可是我們都倔強地，又任性執拗地，管自己所做所思都稱為「不好」。這「不好」也就是「快樂在失而不在得」裏的：你的「不好」我全喜歡的「不好」，也就是：你說你「不好」，我看也許我比你還「不好」！的「不好」。

從這樣爭着說自己不好的對話中我們可以想見多少勇敢，又是多少不

平啊！

那時空氣中很多陰雲，恐怕今天也不是完全消散了。我們有時用更醜惡的字眼描寫自己，說自己是惡棍、殘酷，甚麼的。今天知道當年那無知又無罪的情形，看了那些抗議性的自責字眼兒，不免提筆給塗改了許多。人老了總是以變慈愛了才正常。

我今日的寧靜與安詳是很應該的，因為一直到我後來成年之前，我受了我的女朋友們多少好處，她們給了我多少信心，跟用不盡的同情和愛！不但够我一生去愛別人，並且這愛是越分越多的。所以雖然後來生活不那麼簡單了，也還能本着真情在困難中找答案。於是：「在學生生活才結束了不久的時候，那種又像詩篇又像論文似的日子所留的印象已經漸漸地黯淡下來了」的時候，就被一股無名的力量，催着去寫未竟歌了。

爲了保持與異性的友誼，那時覺得守貞是先決條件。這種想法今天看

起來不免有些奇怪，但是當年是十分真摯的。這裏面的矛盾與困惑成了懺情書中重要的素材。而那時那種天真的固執與倔強，更把這看法昇華成一種新倫理，所以在未央歌裏那一吻才變成那麼重要。又因為在這些「不好的」青年人間，彼此的要求更高，也更難滿足。也就因為這個緣故，至情的人才看來似乎殘酷地無情，才渴望可以忘情，然而又做不到。

人子中的「忘情」就是人生中辦不到的。在這懺情書的「你不能恨我」一篇中就有幻想中仙女天使向新生嬰兒獻禮的一幕。而懺情書中的「永遠」則分別在人子的「獸言」同「宮堡」中再現。旅途中的老人，居住原地的女孩，及那女孩所有女性的共同意念，都得自當年的試驗。「渾沌」中不同的故事起源於「晚經」的構想。文字方面的試驗也是還待繼續發展。在懺情書裏試過用第三人稱敘述，用第一人稱獨白，又試散文，又試韻文。又用第一人稱，片面對話，寫了「逃命記」，那篇又要惹事，又偏說

是逃命的既矛盾又不能自圓其說的「不好」的年青人的荒謬的邏輯！

想到這裏不免思念起舊朋友來。我與李漪果然自那天車站一別再也沒見面。她後來有一首詩：遠山如黛柳如煙，潑灑陂塘弄碧天，底事春來偏有恨？隔簾花影又一年。那時我們分開很遠，我有一個用女人聲口寫文章的筆名叫做呂黛。我想她詞中第一句有影射這筆名的意思。我們大家常常互看文字，有時還加批語。今天若遇見一定還是如同當年一樣，賭氣或笑語。也會如當年一樣不談婚嫁。

雋的名字是她自己取的，友麋的名字是我給取的，因為我要她作我的朋友。她們兩個都長得很美，所以後來我也逃得急。兩個人都影響了後來筆下的蘭燕梅。大宴在這裏提到時都是用他的外號。他的外號特別多！煤球、球子、球頭，都是他。

伍寶笙是懺情書裏的殊青，黑皮書裏的宗嶺，嶺子。最近還間接得到

她的消息，看見她一張相片。她還是做她的生物試驗。

我的許多朋友都是這麼好。我在心上常常想念他們，我想着他們也就學着乖。那些從前的「不好」，也就都變成又乖又好。

龍楊

一九七五年
八月廿九日

懺情書

前言

藍紋

在西山看見了「藍」

晚經

你不能恨我

苦行與妖精

一 七 七 三

掘壕者之歌

我怨你，我怨我自己

快樂在失而不在得(一)

快樂在失而不在得(二)

永遠

逃命記

猜

懣情書

我心傷悲

無鄉愁者的悲哀

夕陽山徑之歌

遊子心情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三

三三